■旅迹留痕

川沙古镇散记

□魏福春

我们是冲着川沙古镇去的。

天气晴好,春光明媚。从停车场出来,已是午后三点,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晚到了一个小时。正想着要不是路上车堵——一抬眼见到斜对面的“川沙古城墙公园”,不由为之一振,我们就这样迅速地融入了古镇。

公园不大,拾级而上,片刻登上城墙。城墙上有一座岳碑亭,亭内竖着一块高165厘米、宽82厘米的石碑,上面拓刻着岳飞勉励友人振作抗敌的一首七绝。与岳碑亭遥遥相对的是飞檐翘角的魁星阁。魁星阁旁有个炮台,炮台上静静地卧着一门铁炮。炮台的右边有两棵相依相偎“缠绕”在一起的百年丝棉木。铁炮、古木,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定格良久……古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(1557),由川沙太学士乔镗等提议为抵御倭寇入侵建造。其时所修建为川沙堡城,城墙周长约2000米、高9米、墙基阔10米,筑12座炮台,砌372垛堞。四门均修城楼,外修4座吊桥,并开挖了一条36米宽、5米深的护城河。

川沙古城墙现尚存60余米,是上海地区保存最好的较完整的古城墙之一。

古镇景点相对集中,离“川沙古城墙公园”不远,是“内史第”——黄炎培故居、宋氏家族居住纪念地。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,进“内史第”得网上预约,这倒是没有想到的。“内史第”是我们计划中游览的一个地方,兴致勃勃地来到了门口竟不能入内,心里顿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当地的朋友孙老师也没有料到,说:我来试试。在他的努力沟通下,工作人员看看游客也不是太多,同意了我们一一登记入内参观。

“内史第”旧称沈家大院,是金石学家、书画鉴赏家沈树镛祖上所建。1903年,教育家黄炎培和堂兄黄洪培在“内史第”开办浦东第一所女校,并以黄炎培堂嫂陆开群之名命名为“开群女学”,创风气之先。

“内史第”坐北朝南,为三进两庭院、两厢式二层砖木结构的民宅,门楼是典型的晚清建筑设计风格。宅院富有清代江南民居特色,雕刻装饰尤为突出——“凤戏牡丹”“状元游街”等砖雕和长窗、柱梁上的木雕非常精致。出了“内史第”,也仅是几步之遥,是一座公路桥,站在桥上看向马路南面,蔚为壮观的“鹤鸣楼”映入眼帘。那里应该是川沙公园,孙老师点头,介绍道:川沙公园有三大楼、八大景区,三十多个景点。三大楼即:鹤鸣楼、德园楼、园外楼。鹤鸣楼是主要景观。桥下有长廊相连,通向公园,自然也通向鹤鸣楼,便有些跃跃欲试。可惜时间不允许,已近夕阳西下时分——只得随着孙老师顺着河边向北而去——逛老街也只能是走马观花了。

川沙老街由东市街、西市街、南市街、中市街和北市街组成,可谓东西南北中,一个不落。走在青石板和砖块铺就的老街上,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
老街一条条不长,却是应有尽有,不时有茶楼、古董商店、民间收藏铺、农家民品馆等进入视线……两侧的建筑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——一边是留着半个多世纪前岁月印记的“国营工农饭店”“稻香食品商店”,另一边则是以二层居多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式传统老建筑。老房屋一间间高低错落,有些是前店后坊,中间客堂,楼上卧房,典型的江南风格。许多店面的排门板、木架,依稀历经了岁月的洗礼,斑驳陆离,破旧不堪。

一切似乎顺其自然,沧海桑田,风貌依然,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……

■灯下漫笔

同仁堂打假

□沈 栖

北京同仁堂自康熙四十一年(1702)开张以来,经乐家数代人矢志不渝的努力,以“炮制必依古法”而著称,声名遐迩,顾客云集。当年民间流传着“都门药铺属同仁,丸散人人道逼真”的赞誉。近读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四月重刊的《同仁堂药目》,竟发现它曾与清政府联手,进行过两次打假活动。

第一次打假是在咸丰二年(1852)。京城有于姓兄弟俩纠集一些不法之徒,肆意制造假药,却私刻同仁堂铺字号,大批销售,这不止是误人病症,还玷污了同仁堂的形象。于是,同仁堂断然招贴:“本堂自康熙年间开张至今,选料精纯,配剂详慎,以此名驰四远,赐顾云集。乃有无耻之徒,偷刻本堂门票,造做假药,勾串客店会馆,谬称其药自本堂盗出,自甘认贼,减价骗人。历年以来,远近受其骗哄者不知多少,病人受此耽误者更不知多少。损人利己,大伤本堂修合济世之心。”是年三月初六,同仁堂向中城察院报案。庭审时,中城察院对票据、药物当堂呈验,铁证如山,遂将于大、于二等人枷号示众,并没收其所有财产。并于三月十一日,中城察院肃然告示:“如再有知法故纵仍蹈前辙,经该铺访知或别经发现,许该铺扭禀送院。本院定将该犯加重治罪,决不宽容。勿违,特示。”同仁堂第一次打假获得全胜。

隔了17年,同治八年(1869),同仁堂又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打假。

同仁堂开设后并无分铺。而同仁堂铺东乐孟繁和商人张志云却发现杨梅竹斜街开设了一家“同人堂”药铺,与“同仁堂”字号音韵相似,居然售卖假药。于是,同仁堂再次向中城察院报案。察院旋即开庭,定罪为“显系冒名影射,以假混真”,一体出示严禁,不准该铺营业,并将售卖假药者严拿查禁。是年三月初三日,察院向五城发布告示,称:“钦命巡视中城察院,为严禁晓谕事奉都察院札开准。……前来查,庸医杀人,实属无意为恶,若假药骗人,大有误损疾病之害。久干例禁,似此影射冒充字号,极应严行禁止。为此,示仰司坊即派干役并甲捕人等,随时访查,偿有前项私合伪药,假冒该商号票以及有意混乱该商字号各情,许尔等禀明立即严拿详城惩办,决不姑宽。毋违,特示。”之后,五城再也没有出现诸如“同人堂”的伪店。

同仁堂敢于运用法律的武器、利用政府的力量,与制售假药者和冒充字号者对簿公堂,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患者的健康,精神可嘉!

■世象纵论

追责不可少

□唐汇寅

1961年,包头市的中学教师陆家羲,攻克了一道世界级数学难题。他把论文《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》相继寄给国家科研院所和相关学术期刊。每次都等了一年才得到回音,回复都只有一句话:“可以投稿”“建议改投其它刊物”“没价值!”

1979年,他从国外杂志上看到,寇克曼难题已于1971年被意大利数学家破解。本属中国的荣誉,被后来者轻易摘去,他痛失为国争光的机会,心如刀割,无处诉说,只好把精力投向斯坦纳系列——与哥德巴赫猜想齐名的数学难题。

1980年,他终于完成“斯坦纳系列”论文,寄到北京,照旧石沉大海。幸亏苏州大学的苏烈教授慧眼识珠,建议他直接寄给世界权威期刊《组合论》。一月内他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,加拿大的著名数学家门德尔逊赞不绝口:这是世界20多年来,组合设计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。

他吸取“寇克曼系列”无缘出版的教训,放弃版权,接连发表了6篇论文,一时在国际数学界声名鹊起。却有人讽刺他把论文让外国人发表,是不爱国。

1983年7月,中国召开首届组合数学学术讨论会,特邀门德尔逊教授来讲学。门教授莫名其妙: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博士吗?

陆家羲的“博士”头衔是门教授随口封赠的,未经官方认证。门氏也不是信口开河,陆家羲的学术成就配得上这头衔。大会组织者对陆“博士”一无所知,经查询才找到。

当年10月,召开第四届中国数学年会,陆家羲终于登上了科研讲台。他向全世界宣布证明了“斯坦纳系列”,全场掌声雷动。他白天上课,夜晚科研,没有导师指点,没有前沿的研究成果交流借鉴,恳请校方给一点时间也遭拒绝。

没想到这次演讲,竟成为一曲天鹅之歌。当月底,由于多年日夜劳累,陆家羲穿着舍不得丢掉的露出脚趾的鞋,躺在土炕上告别了人世,时年48岁。他留下了15箱书和400多元外债(其中有400元是他出席学术会议筹措的路费),还有一篇未完成的论文。

令他瞑目的是,学术成果拨云见日,得到了举世公认。死后哀荣备至,各级领导亲临悼念,多伦多大学发来唁电,各大报刊登了讣闻,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专题报道。《数学学报》刊发了他23年前投寄的论文,他的科研成果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。这成果可以佐证“厉害了我的国”,值得大张旗鼓地庆祝。

凑热闹的虽多,却少有人深究反思成果的来之不易。“寇克曼系列”在国内难见天日,“斯坦纳系列”墙内开花墙外香。谁来彻查这些问题?陆家羲的论文投了三年,经过历历在目,查出遭埋没的原因并不难。无外乎:科研院所、编辑部收到的论文太多,不及细看就枪毙了;审阅人员水平偏低,有眼无珠,识不出荆山玉和随侯珠;审阅者水平不低,看出了论文的含金量,只是担心作者平步青云,抢了自己的风头和位置。

没人认真追查真相,我只能胡乱猜测。追责并非同谁过不去,却难免开肠破肚牵涉法纪,不如开庆功会皆大欢喜。但评功摆好不能当饭吃,捂着的伤疤迟早会化脓,会溃烂,未清除的病菌依然要侵蚀健康肢体。唯有追责能廓清是非,明确责任,杜绝后患,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——日后不至于让黄钟毁弃,我们的科研成果也不会被人抢了先机。

总有人强调不纠缠历史旧账、团结一心向前看。殊不知不划清责任界限,是非不分,何来“团结一心”?如此“向前看”何异歧路亡羊,找不到正确方向,盲人骑瞎马,瞎马是老马,老马识途又重蹈覆辙,回到往日的老路上。

硕果(国画) 李茂荣

■并非闲话

事后“起底”不如事前“吹哨”

□李向伟

前些时,一名受贿过亿的副部级“老虎”张新起出庭受审。司法机构查明,从2006年到2021年,张新起“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财物,共计折合人民币1.55亿元。”(见2022年7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头条号)

从2006年起到2021年被查前,张新起历任山东省潍坊市、青岛市的主要负责人、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可谓“走到哪腐到哪”,边升边腐,贪腐的时间跨度竟然长达15年。贪腐官员大多善于伪装,有的还善于表演,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,也就是所谓的“双面人”,的确有一定的迷惑性,但既然是表演,就不会总是滴水不漏,他们的贪腐行为也不会完全无迹可寻。

张新起落马后,有媒体起底了这样一件事情:2012年,在青岛市举行的一场国际体育赛事上,张新起与某位领导一起入场为运动员颁奖。当主持人介绍那位领导时,现场掌声一片。然而当主持人介绍到张新起时,现场却发出一片嘘声,现场情景颇为尴尬。

“嘘声”事件发生在2012年,比张新起落马差不多早了十年。说明至少在十年前,当地群众已经发现了张新起不是一个好官,或者说,张新起主政一方的百姓对他是不满意的。假如在那个时候,纪检监察或组织部门充分重视这个情况和“线索”,及时采取措施,或许就可以使张新起在腐化变质的早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挽救,或者至少也可以提前数年使他受到惩戒,把他的贪腐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降到最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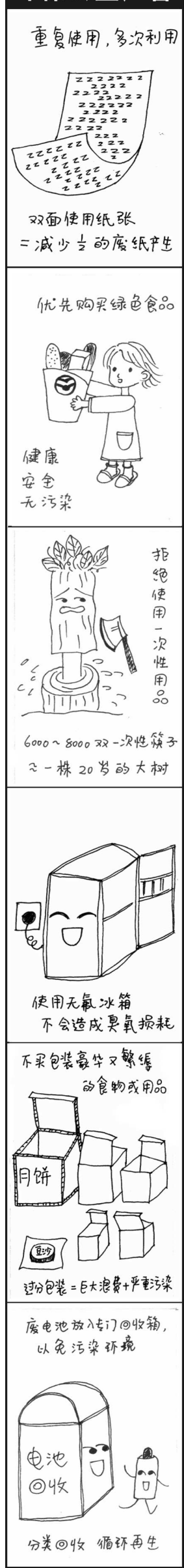
可惜只是“假如”。大型国际体育赛事,现场观众一定不少,现场各类媒体记者也一定不少。但相信不会有媒体报道这种“嘘声”,尽管这也应该属于人民群众发出的“声音”。不知道相关部门是否注意到了这种“声音”,可以肯定的是,即便是注意到了,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,否则,张新起的贪腐行为在十年前就应该划上句号。

从抽“南京九五至尊”香烟的周九耕,到“表哥”杨达才,再到被前妻坑坏了的罗春风,这几个人无一例外,“风生于地,起于‘嘘声’之末”,都是先被“眼尖”的网友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,引起“嘘声”一片,相关部门从群众的“嘘声”中暴露的“狐狸的尾巴”入手,果然就揪出了贪腐的“狐狸”。

外国的一些官员在出席公开活动时,有被扔鸡蛋、扔鞋子的,也有嘘声一片的,经常见诸媒体报道。

我们的媒体能不能也把群众表达心声的“嘘声”报道出来?变事后“起底”为事前“吹哨”,效果岂不是要好得多?纪检监察部门如果把群众的“嘘声”当成警戒哨,甚至当成查处贪官的线索,说不定还能成为反腐的又一利器呢。

遗 失 声 明

上海佩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,遗失公章、法人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合同章、发票章各壹枚,声明作废。

环保公益广告